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靜修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靜修集卷十一 遺文五

元 劉因 撰

序說

徐生哀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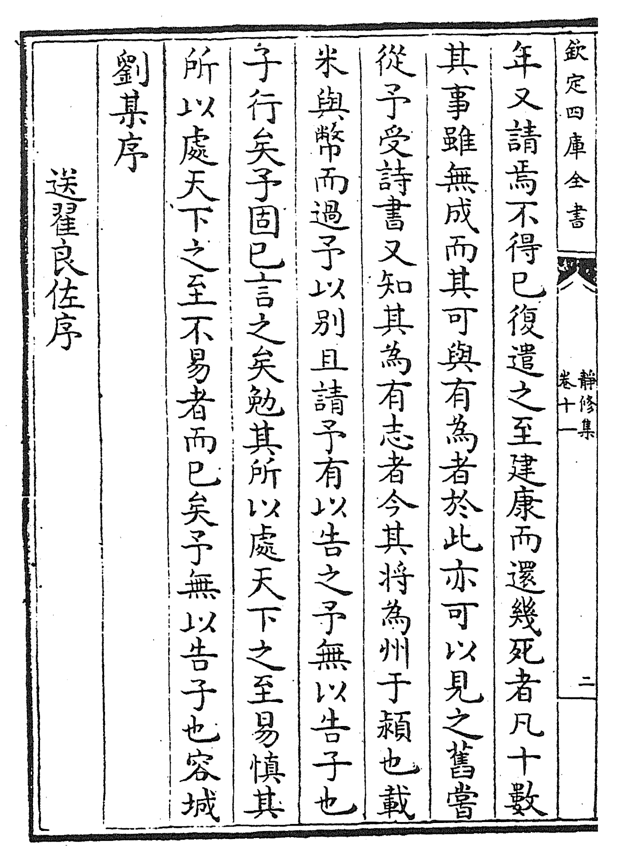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巖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

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懌亦然嗚呼以生之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為學初不為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鋭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已者乎即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叙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為辭

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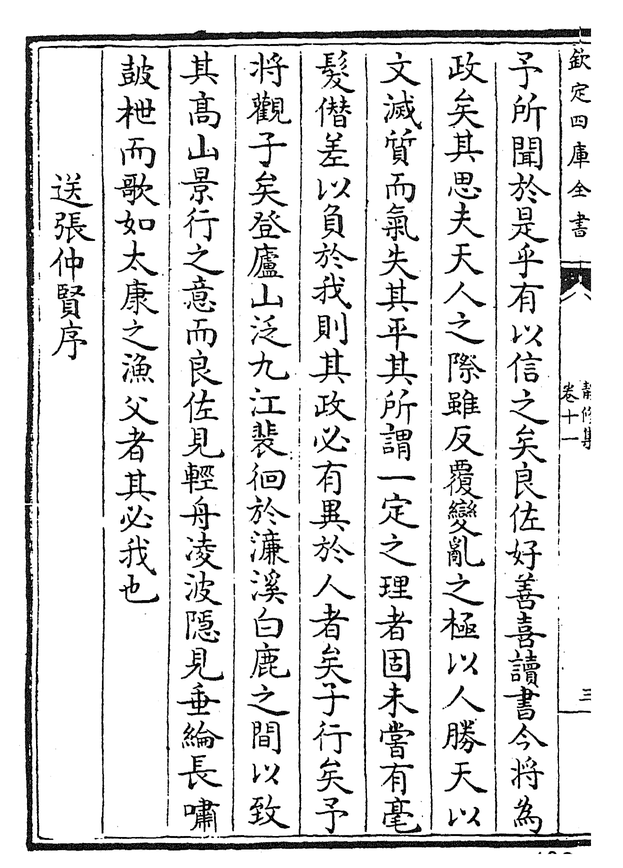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立事功苟為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為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為不可明



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為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予受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其將為州于賴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别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予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良佐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籍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年予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



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為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予行矣予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裴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枻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遊而歷覽之使人恒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以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

金源名族少嘗為刀筆吏鄉先生道之令學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内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為與其所欲有為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而為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今公

與予固樂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槩者以𨠵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又從

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簠簋前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為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況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為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篆隷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為一無為字書也點畫顛末方圜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為非有一毫慕外為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虞有不知其姓

而顔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姸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為一書非惟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為隸者知以篆為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

傷古道之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為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為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

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為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為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翛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為

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叙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録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為士者矣予因歌黄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為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叙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為蝴蝶子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横之變也葢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横於紛紛萬物間

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詑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

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

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皇落楊内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為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茍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

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天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為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朱子之所謂動

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煉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

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為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説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説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説耶趙君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鈎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病則經之所謂氷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

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
而人亦病是則以所謂飲發於中跗瘇于下與穀入多
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
方施之於南也予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
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脱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
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内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内經十
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
邵兩夫子皆以為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

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為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為三卷命某為序某曰夫古人自授田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為而賜也自力田以祖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

有所為而勸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恵之可懐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勸焉則不惟非所以為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秉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廵衛錫宴則服之反退則襲而藏之惟謹葢知是禮也今

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已略言之若夫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為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為序而補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為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

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温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强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

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為郡從事從事先為宰府掾請出求為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為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為人瑞況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為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為尤可貴

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為鄉郡其為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惷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儇狡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

義爲無所失也或爲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嗇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爲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爲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惷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既爲

題其扁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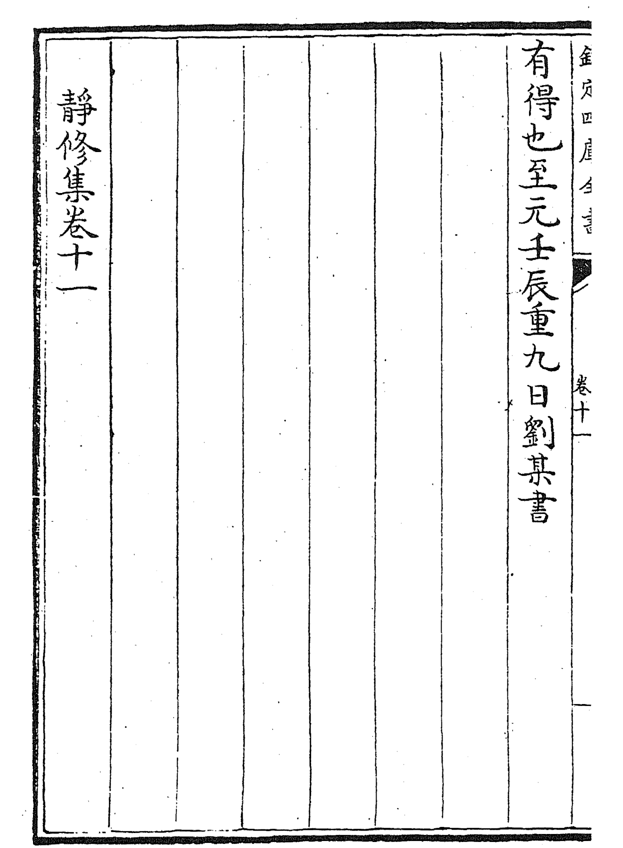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為有無爾若以為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摭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予故云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

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子知其心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閒適而諸公為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閒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為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為遂茍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為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



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靜修集卷十一

靜修集卷十二 遺文六

元 劉因 撰

序說銘贊雜文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孚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為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恒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

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患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為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哩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叙其為女真人其祖石倫為

金大將為金死本姓古哩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哩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脉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絶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茍且狥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為問乎今先為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葢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哩氏其將為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

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有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為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

而悦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怫然不悦盖不知天之授予
曰人者之為大也茍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
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悦者亦將陋之而
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
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
在乎天之所授也即幼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
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
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耶其不茍也耶吾知其必

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汎翁序

皇甫巽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即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為剛為君子陰為柔為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為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

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强梁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爲陰之屬在陽亦爲惡爲陽之屬在陰亦爲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捄之也旣長誤以予爲鄉先生以巽執贄來見而欲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

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張潛名説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懦予又潛爾也又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天地之凛然

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强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顧爾自能之予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外

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為請予名以鐄而字之伯

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為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已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彦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尊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友松軒銘并序

総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處道為請銘銘曰

孰賦遠遊泰初為鄰孰廣絶交麋鹿為羣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乃今翶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況其真寛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凜乎風霜巍乎明堂彼實有之予靈敢忘

王孝女旌門銘 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元道州之陽稱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用以戒荒

神農畫像賛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湩與俱生於赫炎皇繼

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真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為學者所師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廹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鬓胡為而白耶隠然含四海之憂鬓已衰顔胡為而壮耶凜然横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

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分幾禍一身固可為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藏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葢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以倜儻起家為幽并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游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者在骨之奇果決通達也如鬚之虯有欲驗夫襟懷志趣之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玆焉而求之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祭楊待制文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傳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況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濱期與莫當凜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煢煢在艱拜書于公義動公顔別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道日窮交道日疎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别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漬綿矯首東望柰此曜然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彦才文

故叅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弗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公為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穴恩禮未酬音容窈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甲申十一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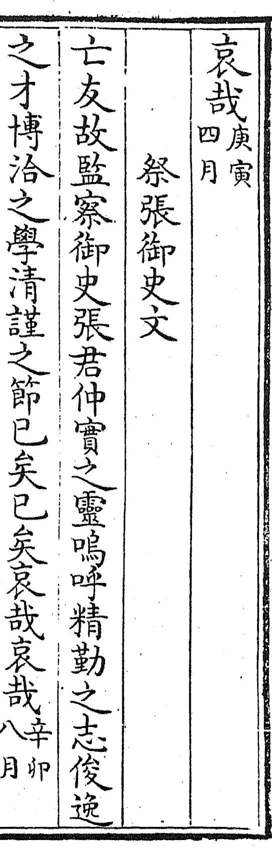
哀哉庚寅四月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卯八月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



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

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内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

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為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

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為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為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為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洒然于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亦字）不可不知也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

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别林焉而萬榦擢岳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即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圜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衮冕而王之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

人之稱而岳烏乎在於是而求岳之神亦難矣人之祭
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
也其祭社也即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
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
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
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
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為士而席
則大夫祭為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

不享至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匐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末極其精而茍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為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說葢為一髭髪之語相為發明其亦精矣滹南王氏妄為辨論以譏之彼亦烏知所說之所謂哉田景延甞為先人作大小二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禰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

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一畫卷云烟影天機滅没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為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既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于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神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

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着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着也一倚於空獨非着乎此程子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

空固未嘗着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書王維集後

維與鄭虔同以能詩與畫名當世後又同事賊賊平復同以畫得茍免死而鄭相如者固嘗言虔當汙偽官然復云願守節可免夫仁義禮智天道固有所謂命者而其義之於君臣有不能盡者彼善術者或於其氣運之間有可以推而知之者然其曰守節則可免則是有性焉而已矣陳圖南謂种放晚節當不逮初謂敬慎則不

失亦此意也是彼為術者固亦必以人事為主而不專以數矣因表而出之於此云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頹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黄米此先生千古絕紘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

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為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顒頵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

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簡公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竒新黄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着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顔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為然而默翁葢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遼誥勑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實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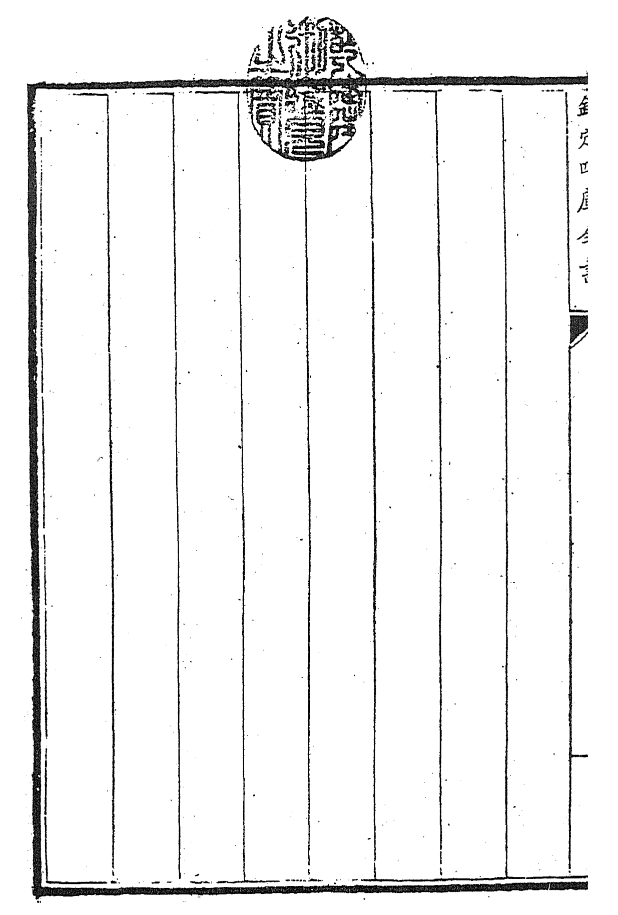
題婁生平鈒模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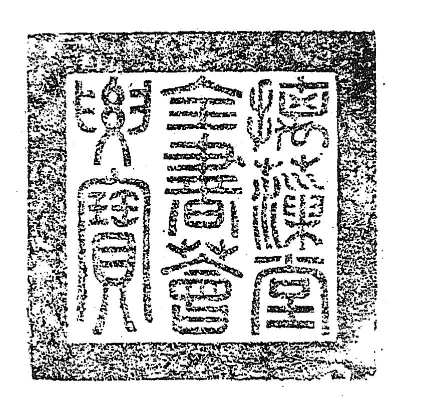
銀工婁生平鈒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為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功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

感者自汙尊抔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孜其世尚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抑以文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靜修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二第一頁後七行古哩舊作古里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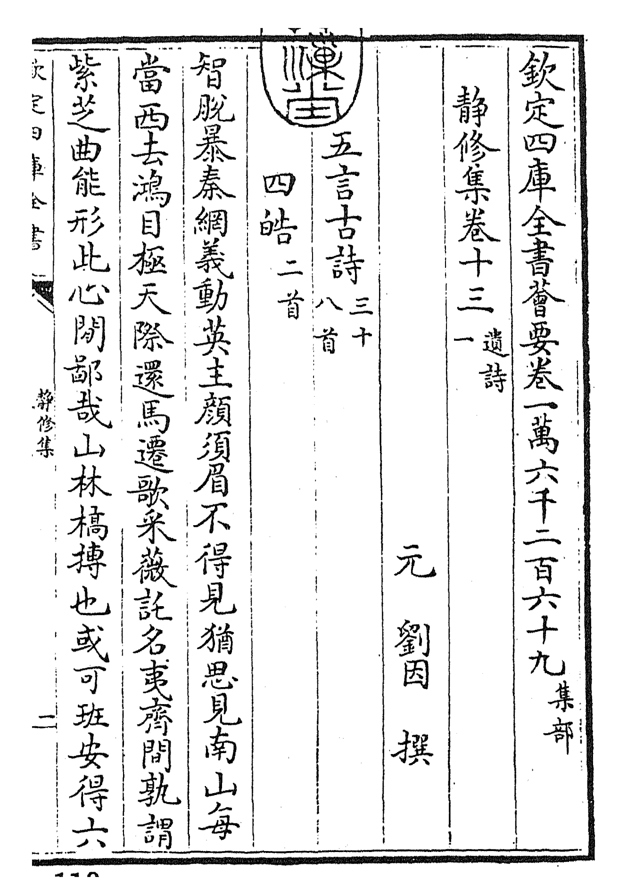
集部

靜修集卷十三至十五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靜修集卷十三 遺詩一

元 劉因 撰

五言古詩 三十八首

四皓 二首

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顔須眉不得見猶思見南山每當西去鴻目極天際還馬遷歌采薇託名東裔閒孰謂紫芝曲能形此心閒鄙哉山林槁摶也或可班安得六

黄鵠五老相追攀一笑三千古浩蕩觀人寰

留侯在漢庭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一

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横四海牝雞生羽翰孺子

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舉良可嘆出處令

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位愈尊為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兩

星映千古精爽如尚存有此謹厚者可贈狂奴真巢由

本不經怪妄徒擬倫中庸久蕪没矯激非天民惟餘仁
義語至今凛若新想像富春石崔嵬猶起人

翟節婦詩 并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
紀為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
有婦人曰翟氏年廿餘其夫從軍死於所事
翟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
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煢寡無子遭時如

此思以義自完乃自决於墓側隣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為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翟之風節凛然如在亦庶幾乎吴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無際烈女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

如此夫蚤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為所依惟黄泉鄉鄰抹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閒風髮如竹飄蕭動疎煙千年吟詩臺峩峩太寧巔為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太寧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瞿居甫數十里

燕歌行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

歌在何處盤欝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遙相連風雨墮崖嶔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中哀思多

吳山夜雪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豈無春畫此寒嵓姿壯哉萬里流不廢東南馳胷中謾長風俯仰今古非誰能唱小海為和大江詞

白馬篇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來歸矯首望八荒功業無可為將身弭大患報効或在兹豈不知非分常恐負所期非干復讎怨不為酬恩思偉哉八尺軀膽志世所希惜此博浪氣不遇黄石師代天出威福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答樂天問 三首

二氣曰交感變態何紛紜清濁與厚薄賦與定難鈞世運如四時類聚仍群分升沉與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來不可見既往有未聞愚者或貴壽賢者或賤屯龍亢豈無悔蠖屈豈不伸君自不知此何云詰羲文

邈哉開闢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稻粱固為愛豺狼非故殃物理本對待生氣常相將孔聖豈無後暴秦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桃蠧李

樹死城焚池魚傷外來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

此徒欲問穹蒼

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溉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

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荄不早辨使與莖葉俱鋤根

固相傷莖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莖日已蘇區區彼

微根僅有知無餘雖雷灌溉思生意已漸疎君今尚未

決歲晚益難圖

代來使答淵明

何時發天目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公田幸有秫何問菊與薇一笑領此意翁豈為酒歸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渾忘蟄凍時天生復天殺恩怨敢自私寥寥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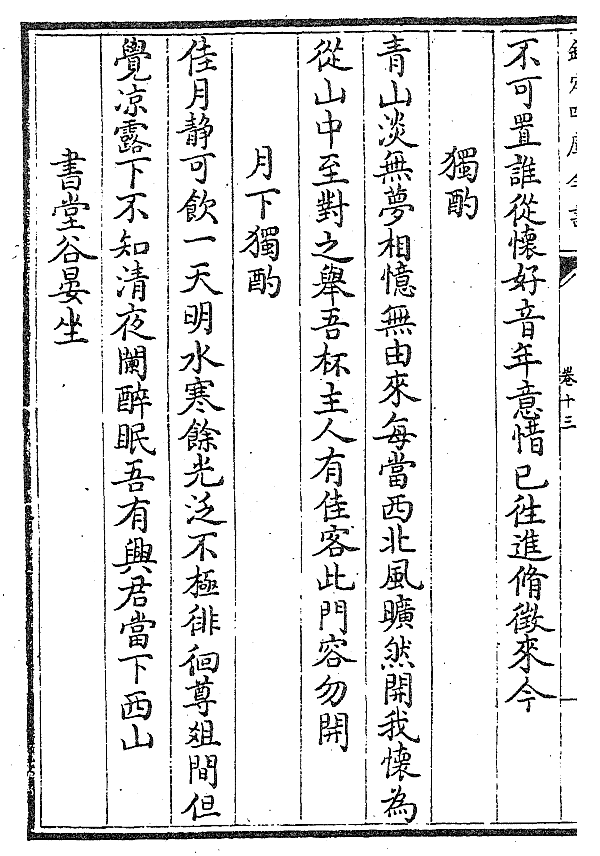
萬木凍欲折中有天地春一元貫萬古生意誰能屯但苦未充滿此心終難伸秋風鬢毛改卓爾顏色貧

又二首

愁陰翳陽景超然慕遠遊天風忽吹衣命駕崑崙丘氷壺洗秋露霽月霜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世路空嶮巇游子天一方况是青春深桃李爭芬芳相媒有百鳥巧韻無絲簧客行雖云樂歸哉非故鄉

有懷

朝詠小招詞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適欲語誰同心豈無平生交顏色非真金目送西南鴻令人思之深思子



不可置誰從懷好音年意惜已往進脩徵來今

獨酌

青山淡無夢相憶無由來每當西北風曠然開我懐為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客此門容勿開

月下獨酌

佳月静可飲一天明水寒餘光泛不極徘徊尊俎間但覺凉露下不知清夜闌醉眠吾有興君當下西山

書堂谷晏坐

上負青天壁下引碧澗滋中有晏坐石日夕忘吾歸永懐幽棲人千載誰與期人間九瀛海莽蒼天相圍黄塵重如霧舉手不欲揮白雲如可招顧作雙鶴飛

九日登洪崖有道士居此今二十年不睡矣

卑居不見秋登髙自誰始清狂未免俗謹厚亦復爾山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游兹山居食指髙絶讓龍門平敞亦専美羣山渺波鱗天開見洪水列岳真情塵遐瞰小千里却恐行路人視予旋磨蟻解衣林表

坐欄摘蒲蒭紫甘漿來逡巡毛骨脫泥滓勝境得真賞泉石逈如洗況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相對已忘言一笑雲林喜回首暮烟深高歌望吾子

游龍宮

翠澗如生烟石瀨欲無雪縱目失平地仰面猶清樾時節未當春生意方謀泄隨時久閉藏與物今超越茲游豈人力勝境殆天設拊石看棲龍髣髴仇池穴闇說如桃源自古有深絶摳衣徑欲往不見當年轍獨立駁長

風哀歌山石裂

登聖泉庵

緩轡指西山振策凌崇丘臨風一回首擾擾令人愁蒼石負崛崎碧草藉芳幽長林泛餘霽初節成高秋端居氣始平頹然漸神游舉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為問石上松千年為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晚同歸休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 分韻得却字

世紛謝已久恍若隅今昨惟餘北溪雲可愛不可却時

當持詩往報復亦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未寂寞北溪
擅佳名春服有成約頗聞張氏宅池舘自疏鑿不須弔
鵝池且喜餘岀壑春風覺我來佳色動蕤薄煙霏故竒
供作喜復可愕顧盼不暇給遲回迷所託清泉會人意
愛弄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歌發聲仍作野蔌旋充盤舉
網閒魚躍生徒展餘敬賔主雜善謔圖畫沂上翁意象
窪尊酌蒼苔笑仰天微風蕩雲幕禽鳥過我鳴似語翁
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畧後來亦塵跡俯仰語成

錯人心妙無際崑崙復磅礴一元貫萬古普遍無郛郭

雅意不可言商歌滿寥廓源泉古北溪也金大行人張通古故居今為巫覡所據弔

鵝池見錢氏弔右軍宅文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琴誦拈搖慕飛仙天風何許來吹我蒼崖巔誰

知此絶境秋華亦芳鮮采采泛清尊山容變春妍只應

城中人遥知弄雲烟若見張鴻來可咏悠然篇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九日秋服成童冠從我游萬古清沂春重結西山秋白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永嘯長風來爽籟生喦幽清商失揺落生氣浮林丘門生顧我言樂矣行歸休風袂尚飄然此意浩難收

沙溝二詠

漱霞巖

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凉蘇病骨醉暈浮喦幽萬象春意融頹然得歸休擾擾路旁子無勞歌遨遊

飛泉亭

崦嵫多露草秋空挹飛泉胃中玉芙蓉滿意清泠淵火食困煩鬱下顧心茫然何當分一杯灑落齊州煙

六華峯

入山採靈芝濯足東澗濵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長風忽絶頂悠哉凌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今何人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吞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

客報渾一冒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逸興風飄裾家人笑挽之恐遂凌空虛寄聲宦游子歸與江山俱閉門望雲濤屋梁雙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徑圓一千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爽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坐對江陵圖

送劉校書回

祁陽尭故國淳朴餘山川每見祁陽人心如對尭年而況賢宗盟公矣相周旋令年護我歸青山照華巔處我

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李伯堅宣慰荆南 并序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北安王來典保定蓋為王守分地也安靜樂易屈已下士郡嘗被水災力請於朝多所蠲復郡人賴之為郡五年王朝京師有司被王教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詔下當往荆湖保府諸公賦詩為贈郡人劉某為之叙

荆南壯哉郡作鎮多英奇三年廡相國千古甘棠詩聞公相國客荆人恐來遲公來何所望望如相國慈有子父乃顯觀臣王可知榮親與報王勉力在此時

凡物

凡物能振厲即見生意融慢氣或少施衰颸不自充志至有定位敬勝多奇功強哉復強哉德業將日隆

植榴

植榴將食實三年不見花日夕灌溉勞物情自可嗟今

朝兩相忘靜綠清且佳三嘆詠此意不覺苕陰斜

學東坡小圃五咏

枸杞

仙苗被城郭閭之杞國人始疑制名初義與荆楊均遠慚勾漏令空望黃河濱常山古靈潤煙霞流餘津青羙發丹乳厚餉謝我神世人厭肥膩思與雅淡親客來薦蔬茗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真偶思青城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黄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誇善染功能竟誰録仙翁種藝法隱處未成卜旅居容少試膏土果深斸頃筐如有秋靈液光潤屋俯鑑盆影中華髮已成緑九醖謝清泉隣墻浥餘馥朝陽發蒼凉與世觧酲毒元氣久蕭索内熱紛相逐黄鵠憑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發黄素風露饒甘馨政使非上藥猶當充前庭對

花誦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剃頹齒忍飢
喫松栢直以奴僕輕東坡豈忘言空腹嚼落英采采還
自笑君今何所營無病不服藥邵子有深情壽夭付天
公歐陽差失乎吾心在蠲疾持此報兩生

著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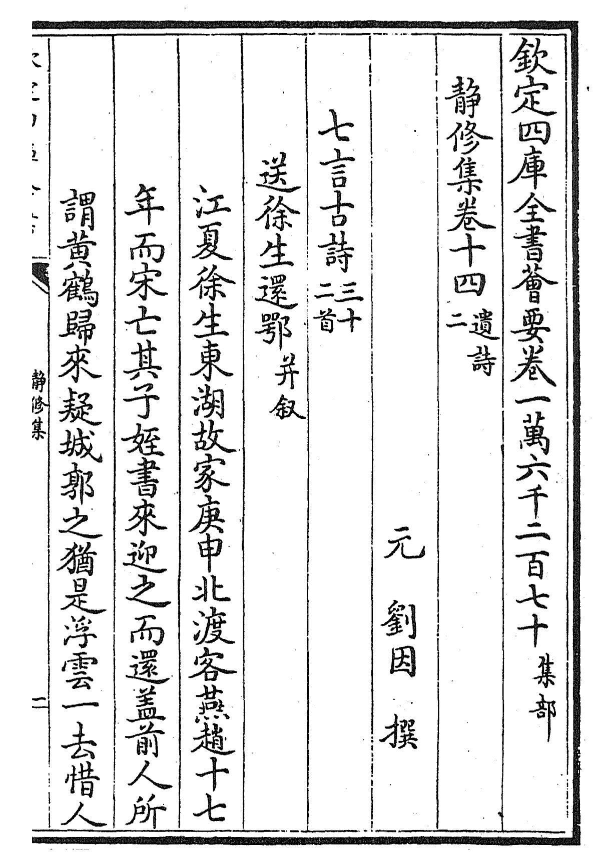
玉延事韜養朽壤深以密短援受柔條葱鬱護風日貧
居乏肉味勞力苦羸疾松聲泛綠畦夢聞石鼎溢初疑
湯餅滑乍見晴雲出和飲宜杏酪煎糜縷崖蜜餉隣報

吹芋留客代煨栗入藥宜自擐留種戒勿失竒人分嘗薄計用令六七靈物閟善化慎勿輕呵叱

黄精

黄精晚得名丹家貴朱草籍籍仙經中參朮避華藻名髙有物忌榛莽幾摧倒春風入溝畹英翹忽已好感子灌漑恩糜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閲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遂歛之寄襟抱釋爾任重憂歳晚共一飽

靜修集卷十三



靜修集卷十四 遺詩二

元 劉因 撰

七言古詩 三十二首

送徐生還鄂 并叙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謂黄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

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

劉某叙而倡云

燕山送客歸南州興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為我謝江漢

思君不見令人愁千里風煙想瀟灑一代英雄成古丘

當年才氣鸚鵡洲撫掌笑殺黄鶴樓黄鶴歸來哀江頭

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恣變滅眼中擾擾何時休

紫陽仙人歌遠游飛蛟起滅三千秋為君揮手崑崙頭

紫陽謂晦翁飛蛟起滅見遠游集注

蠡吾王翁畫像 并序

蠡吾王翁世為農家多蓄粟金源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饑翁于是發之全活者甚衆時鄉豪在所皆自樹慕義者咸欲推公為首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下蕭然蕩為丘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書不求禄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之曾孫天輔求予叙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謂

庶幾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逋頭白五馬遷乾坤運會到血肉有欲脫之誰飛仙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饑一來無此年鄉閭嗷嗷公哺之公困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唱彼亦義亂世性命公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官歸來素髮家山前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畫對公像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煑西山泉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筆底金鞍有肅爽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
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
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
回首龍沙幾千里澹庵老筆摇江聲髯髯阿唐慘淡情
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横

宋理宗緝熙殿硯

使君持送緝熙硯足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宫中樂事新文章只數天中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江南賜姓功臣李吾州奚生墨工爾江南赭盡吳山松吾州老樹揺晴空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覺江頭度白雁刼火猶解愛庭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硯滴

似許優游解亡國只今誰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溪縑

早晚扁舟適吳越為君揮灑天門雪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不瀉

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來凡馬空

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曽夢到瓊華宮瑶光樓前月如練

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

興陵為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采不隨焦土盡

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蔡公
策書紛紛少顔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
哀歌對此吟雙蓬秋聲蕭蕭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
黒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汴亡張蔡公以金實
録歸遺山嘗就公謄録此軸亦公得于汴之中秘者公
之子仲仁持以求
予詩故終篇及之

白鴈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起白鴈來
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錢

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鴈來還

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鴈界河秋
感慨孤懐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
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莱公灑落近雄才
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使臣強解事枉着渠頭汙吾鼓
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渝關路
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横流穿一縷

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青鳥去漁陽撾鼓鳴地中
鷓鴣飛滿梁園樹黄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
只應漠漠黄龍府比似愁罔更愁苦天教遺壘説向人
凍雨頑雲結凄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
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過易州登西樓

秋氣壓山山欲摧西樓正有詩人來悲歌感慨聊一發
萬古抑鬱令崔嵬寧山為有瀛王臺頑痴至今如死灰

幽燕勁氣老益壯北山飛翠來吾杯

登鎮州隆興寺閣

大行鱗甲摇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
少微令在青雲中初疑平地立梯磴清風西北天門通
又疑三山浮海至載我欲去扶桑東雯華寶樹忽當眼
拍肩愛此金仙翁金仙一夢一千載騰擲變化天無功
萬象繞口恣噴吐坐令四海皆盲聾千池萬沼盡明月
長天一碧無遺蹤我生玄感非象識此眼此臂將安庸

海岳神光埋禹鼎人間詭態何由窮金天月窟爾鄉國玉毫萬丈須彌峰一杯徑欲呼與語為我返駕隨西風堂堂全趙思一豁江山落落吾心胷中原左界此重鎮形勢彷彿餘兵衝歌舞遺臺土花碧旗幟西山霜葉紅乾坤割裂萬萬古烏鳶螻蟻為誰雄滹水悠悠自東注落日渺渺明孤鴻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煙全趙如平掌失脚山城夢猶想土門一縷漢時天

萬古行人為誰仰指似勍敵談笑中為狀矗僕忍寒強
當年鼓角如可聞急着清吟和林響遠山宛欲來相迎
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伏已能先想像
平生愛山真惡識今日果為山所網昨朝奕翠擁修眉
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鬱鬱悶欲絶安得凌風恣吾往
天教石頂放一頭駛若騂騮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供
只恐先生駕虛枉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煙埋闕
非門形勢護中原辨與姦雄曾技癢太行横絶半九州

留在平原幾塵坱何人為我起六丁嵯峩盡隳天宇朗千年再挽神禹功恍若鴻流開四象

范寛雪山

老寛胷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須秦川名山古壯哉況復玉立千尺孤安得辰光滿東壁試看龍燭崑崙墟赤塵鴻洞天為爐一丘一壑真吾廬眼中人物誰氷壺

灞陵圖

灞陵平生有詩境黄閣何物為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

獼猴枉畫凌煙中作傭莫作詩家傭百爲淡苦誰汝供

古人星露尚有戒况是風雪來無窮襄江明日蒲萄暖

斜風細雨船頭轉門前暮雪吾不知坐上春風人未遠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濛北山落日薄幽叢先生眼花臂猶健

聞虎有真心愈雄聲絃寄目黄蘆東人言此是高堂中

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悲風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剪製香奩絶巧持以求

子詩

静華墨君天下竒陵川僊人為賦之遺山野史詩慧女萬古春風蝴蝶詞豈知此巧復絶代夜月静拂天孫絲夢雲絲雨有形外郢斤庖刃無心時蔡公凛凛褒鄂姿諸郎畫戟清香詩香奩秀發亦餘事詩人飢眼省見稀敲門青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猶疑翠鯨怒短褐誰憐紫鳳移東家健婦把鋤犂西家處女負薪歸哀哀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張元帥寶刀

土不産金人氣雄真人握鐵開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風煙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令蔡公酒酣過我歌彤弓持刀對公兩奇絶眼中已覺南江空水波江聲浩無窮朝碁夕淬天有工回鶻健兒戲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紫煙焰焰天為紅鐔紋秀發青芙蓉寶鏢揺落初開封四壁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鋩鍔寒色直欲朱崖通摩挲神物三太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峰

近山豪士少羈檢酒澆不下胷崔嵬遠山静女亦閑雅尚恨少有傷春懐亂山米聚争拱揖武卒侍婢皆凡材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睹雙峰開雙峰何年聳雙耳吒之不動煩風雷令朝向我効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愁日暮三山上黄塵回首令人哀

雪翠軒觀大寧谷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聲月無色天閼不閉寒峥嶸
箕尾晶英凍將圻帝遣六丁下取將勅賜名軒煥金碧
初如紫霧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
萬縷丹霞吹海立何人辦此女媧氏補天重煉蒼蒼石
陽能兼陰令可知祝融若并玄冥國正教蕪穢洗欲空
誰為千年棟梁惜殺機如火出至微焰焰寧知有今夕
軒中高卧劉更生願借餘光照方冊方冊有道出黄虞
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斛酒瓮已聞春雨滴

不妨一飲盡羣山醉暈春生半天赤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象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仙人歌感應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胷中如此幾硯磊須得銀河噴嘲嵩噫華天不嗔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杯冥漠玄都門小璫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兒戲解忘國作詩一笑君應聞

煙霞觀雲巢松

盤柯盤屈今幾時龍拏虎跛森英姿道人眼中無可怪一巢見餉吾何疑我所思兮頫與箕秋聲蕭蕭吹送之清風一枝雲一席松中之樂天不知靈臺方寸有君節虛籟萬古絃吾詩歲晚相期君與我笑拊吾鬚盡此危

瘍醫詩卷

煉心如石補天缺煉心如泥補地裂白基正飽丹鳳飢心能竹實亦能鐵乾坤瘡痍今幾年誰家藥籠金石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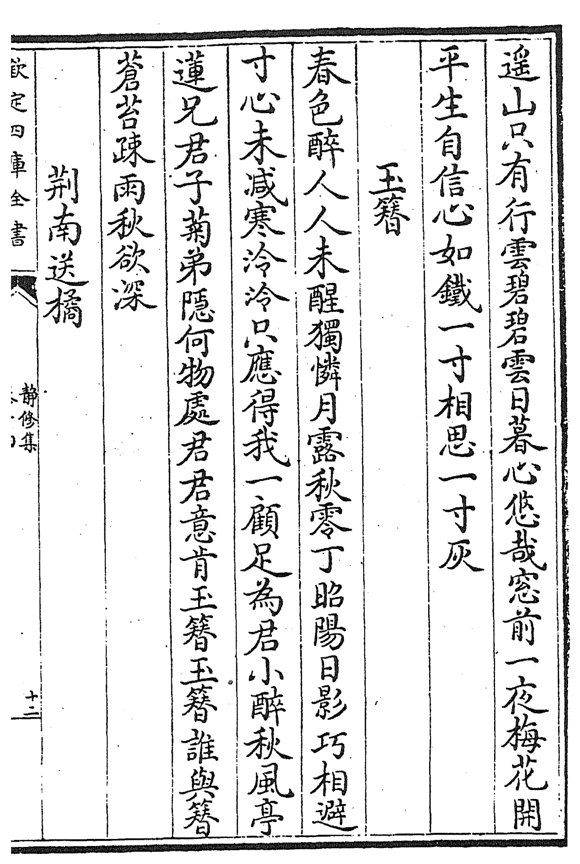
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縱復橫行雲悠悠度疎星鳳媒不來烏夜驚瓊枝玉佩遲所託畫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此恨不隨天宇青崑崙西頭風浪平辦我一舟蓮葉輕浩歌中流擊明月九原喚起嚴君平人間此水何時清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沉蒙玉質目逐晴波去不歸



遥山只有行雲碧碧雲日暮心悠哉窻前一夜梅花開

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玉簪

春色醉人人未醒獨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日影巧相避

寸心未減寒泠泠只應得我一顧足為君小醉秋風亭

蓮兄君子菊弟隱何物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誰與簪

蒼苔疎雨秋欲深

荆南送橋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苗一慨自此見
入手即有甘棠詩眼中風露瀟湘姿渺我幽林千樹思
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筍

夢迴齒頰風蕭騷幽姿不許霜松高南來蒼玉不盈束
已覺飲興飜雲濤詩家胷次自宜此尚嫌煙火須烹炰
想像南風吹萬竹籜龍正恐稱兔號石盆養魚心自苦
仰羨鸓鴟雲閒巢眼中歲旱土不膏長鑱後慮山無毛

退食歸來北窻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十年監官窮到骨一簿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白髮青衫獨可憐昨朝讀君阜民篇善察物情亦已賢南郡飢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何暇載酒揚雄玄芧容問稼當有語野夫憂國願豐年

送冦長卿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樓去我夢已落江湖濵天下先憂付公等

江山之樂當年分荆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荆州舊幕賓（庶荆州治稱第一）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翩翩此君尊俎令宛然春色今年遲半月留待怱怱過寒節臨流雅唱尋舊盟青眼青天對令夕横橋綺服麗人天蒼皆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天意時情一杯舉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椰瓢

君家搖落無所容江湖誰辨平生胷海南佳氣久鬱塞
灔瀩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
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胥通河間古儒病我拘
聞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頗與河間同
太古窪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千年有此客
鳥歌蝶舞春濛濛醉翁之意不在酒宛如琴意非絲桐
太和風境無酩酊洛陽樓閣高玲瓏泠然仙馭一杯水
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瞽且聾東家醉死王無功

酒中醒境渠未識氷壺秋月崑崙峯舉杯喚月來胷中人間白日浮雲空五嶺山高雲幾重朱崖滅没南飛鴻玄鶴翩翩渺何許操瓢徑訪眉山公河間謂趙玉南湖謂仲實洽然仙馭

一杯水見潘延之和茂叔憶濂溪詩洛陽樓閣堯夫空中樓閣事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擕書小擕酒青蓑為席樹為庵以書教孫仍自讀隔溪遥聽聲諵諵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軀幹小

面狹於顴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浹世故十率八九諳
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太素手爰甘以藝發身寧幺屈
安車徵起詔使監入為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縣
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闕涉覺境
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衎
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
方寸若有神明鑒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
青囊祕封不再展塵跡從此乃一芟讀書力田兩交進

囷有所收心有函開此樂國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
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為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
今年臥病家山巖其室雖邇人甚遠汝糧自裹簦汝擔
雪中欵段來叩門僕夫汗流扶酒甈侑尊有物隨土産
厥包雜進鴨與鵝飲劇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
先生靜默如土鍾叩之愈大聲愈韽今朝音吐瀉河漢
老人者誰開其緘斥之令去不復語與亡萬古手與談
空鈎意釣不在綦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不可留

二兒扶歸杖几參臘酷開時魚可膾相約載酒游溪潭

雜言二首

先天漆硯詩并序

予近得漆硯二劉文茂之所惠者象壁水而先天八卦周焉予遂名以别之且賦詩以答茂之云

揚雄久寂寞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焰浮煙蘿天開氣機動起舞獨婆娑晨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恠

我哀顔酡袖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訶硯漆未
為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粟海波茫茫兩儀
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遊戲
觀物供研磨平生屛韋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尚
玄劉歆醬瓿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
挲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卻日戈鞭霆烈月未消歇
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光恍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
東南澤國尾閭瀉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

安得六丁為我隳崖嶭我欲萬年老筆回江河先生與來不柰何為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諧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泠然玉泉甘江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懷應慚雷家髯翁虎眈眈劉氏遺愛存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籃輿誰與供奇探崑山出美玉楚國多楩楠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函勾萌慎培養雲霄看巖巖野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

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為我早辦龍山庵

靜修集卷十四